

# 江湖兒女的挑戰 (三)

劉昌博

中華綜藝團香港演出記

## 光頭馬迷董事長

十四日，星期三，淫雨後的晴天，碧空如洗，灣仔碼頭吞吐着來往於九龍和香港間的渡海人群，為名利而匆忙地奔走。

上午九時半，雖然大多數演職員仍酣睡未起，但是我要參加拜會的一小群，顧不了昨晚表演的勞乏，已打扮整齊，在酒店樓下餐廳會合。

領隊何景賢居然準時來到，於是我和他同乘一輛計程車，前往香港干諾道中十五至十八號十四樓，拜會一位僑領曾紀華先生，大家尊稱他「曾紀老」。

曾紀老身材瘦長，光禿禿的頭頂，爛爛有光的眼神，恍惚看去，會誤以為他是美國好萊塢的光頭明星尤勃連納。他雖已年近古稀，從外表看來，不過五十出頭。

經介紹後，他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赫然印有四個「董事長」頭銜，還是香港華人銀行永遠董事；另有台北國賓大飯店常務董事的銜頭沒有印上去，因為狹小的名片上已無法找到空白的地位來容納了。

他的辦公室不大，坐下我們這些訪客，略嫌擁擠，惟憑窗可眺望九樓及碇泊在尖沙咀海面的船隻。室內牆上掛有幾幅巨型輪船照片，辦公桌上擺有一匹駿馬雕刻像。原來曾紀老是香港航業、鉅子，且對「賭馬」有着濃厚興趣，標準的「馬迷」。

他對我們往訪十分高興，一再對我說：「我認識你們的部長蔣彥士先生，我們世界會氏宗親會在台北舉行，祭祀曾子大典時，蔣部長特出席指導過。你們這次來香港演出，我一定要來觀賞。」

何領隊和我即把十五日晚場最佳座位票四張送給他，並說明：這些入場券是蔣部長交待我們送來的。

他接票在手說：「怎麼敢當，真要謝謝蔣部長。我明天晚上有應酬，中午我請你們全團吃飯，在我的家裡。」

## 國王與我男主角

他掀桌上電鈴，外間大辦公室有一位職員進來請示，他吩咐明天中午要以最佳酒宴請客，並

要邀約幾位僑領參加。這時我才發現，外間大辦公室內皆是他公司的職員。

我們因還要帶團員們遊覽，特向曾紀老提前告辭。他明快的作風，豪爽的氣派，彷彿尤勃連納在「國王與我」一片中的神態。

我團來香港已快一星期，早想帶團員們去遊覽一次，無奈天公不作美，老是愁眉苦臉，陰雨連朝，每個人除了例行的忙於演出外，惟有蜷居旅社內，煩悶得快發瘋了。

有時我憑窗凝視尖沙咀海面的漫天風雨，幾疑是置身於台灣的雨港——基隆，不相信已來到香港。

何領隊和我從曾紀老處拜會回來，在旅社門口看見每個女團員的臉上，都綻開了可愛的笑容。平時上車，總有一兩人慢騰騰的，今天還不到中午十二時的預定集合時間，全已上車等候出發。

每個人，尤其是女團員，不約而同的脫下了清一色的制服，穿上她們自認為最漂亮的便裝：有從台灣帶來的時裝、有新添的港貨，再加上花頭巾、太陽鏡、手提包、照相機、新手錶及閃光

發亮的戒指，這些配件和飾物，當然會增加少女們綽約的風姿。她們好像有意在「賽美」，我們所有的「男生」都成了評審員。

### 男生調皮吃豆腐

「張春美，妳今天打扮得真美呀！」  
「溫美雲，妳也美嘍！」

「張美玉，妳是美人如玉劍如虹，我們不敢碰妳呀！」

「張美華，妳美如『花』哩！今天郊遊，要當心狂蜂浪蝶採花嘍！」

「你們男生不要臉，老愛吃豆腐……」

有幾位女團員的名字中有一個「美」字，男團員拿來開玩笑，一種無傷大雅的「吃豆腐」，使車上洋溢着歡笑。

一輛淺黃色遊覽車載着全團四十一位男女團員，從高士打道出發，穿過人潮洶湧、車水馬龍的中環鬧區，然後又輾過狹窄彎曲的巷道，循着依傍海邊的山路前行。

半山腰有一座白色圍牆的大醫院，導遊人員指說：不久前去世的林語堂博士，即在這家瑪麗醫院，走進他人生的終站。

香港是一個叢爾小島，島上多山，平地較少，它固是一個海港都市，說它是山城，也未始不可。車子駛出郊野，在海與山間的陡坡上爬行，陽光撒在原野，空氣清新無比，吸入肺腑，舒暢萬分。

團員們在車內，此起彼落的歌聲沖淡了我們對淫雨初霽的濕滑山路的恐懼感。

經過硫磺海峽及摩星嶺山脚，在銅線灣和濕布灣之間的海邊，不時出現一大堆又一大堆的高樓公寓，宛如雨後春筍般地密擠在一起。

車上導遊人員告訴我：這是香港政府興建的貧民住宅，長期分期付款，售價低廉。據說，有些香港政府官員收了「紅包」後，有的一家人得以不同名字購下好幾戶，然後高價租售，轉手間變成小富翁。那些真正的貧民，卻躺在街道騎樓下睡覺。

### 香港仔漁舟密佈

香港為消除官員貪污，特成立「廉政署」，來懲治這些貪官污吏。又據說：有一部份腰纏百萬貫的貪官，已偷渡到台灣「避難」。

翻過瀑布灣一個山坳，「香港仔」景色躍入眼底，這是三面環山的布袋形海灣，海灣內碇泊了千百艘木船，大大小小、挨挨擠擠、密密麻麻，彷彿浮蓋在海波上的流動村落。

這裡的居民生活在海上，把船當作家屋，一家大小蝸居船內。他們靠船來捕網魚蝦，或載觀光客遊覽港灣，賺取蠅頭小利，維持生計。

仲夏之夜，海風吹拂，倒也涼爽。倘遇颶風過境的風吹雨打日子，那就災情慘重了。

我們乘一艘中型木船，檣槳划着飄浮有垃圾的海水，航向一艘碇泊海灣中心的大木船，名叫「海角皇宮鮮舫」。它的外貌像我國古代的鐵櫃巨艦，分上下兩層，欄杆、牆壁和圓柱都漆成朱紅色，舫內掛滿宮燈，搖曳生姿。

上艙中段佈置成我國古代帝王的「金鸞殿」

，皇帝坐的龍椅及兩側的后妃坐椅，在彩綢上繡刺龍鳳，紅底金線，耀眼生輝。

艙內的面積足可擺下二十多桌酒席，沒有搖擺的感覺。當然，以吃海鮮作號召，客人幾乎全是觀光客。

### 愛吃胸脯補胸脯

我們在上艙坐了四桌，我坐在靠海邊一桌，探頭外望，看見一隻小木船，泊在大鮮舫傍側，小船內養有許多活鮮鮮的魚蝦，客人來到後，才捉來下鍋。

因而我們吃的海鮮，無論龍蝦、螃蟹、鰻魚、鮑魚、鱸魚、哈蜊……，十分新鮮，配以不同作料，酥嫩無比；喝着冰凍的啤酒，談笑風生，興高彩烈。

女團員們大多數既愛美又「迷信」，認為吃什麼會補什麼。於是想頭腦聰明的，專吃魚頭和蝦頭；想要胸脯豐隆的，挑選鷄鴨的胸脯吃；要想玉腿修長的，專挑蟹腿吃；要想飭斗翻得高的，爭着吃「活搶蝦」；想要腰肢纖細的，就選鱸魚和鰻魚吃。我暗想：可惜沒有龍吃，否則咱們團員就會呼風喚雨、騰雲駕霧了。

吃飽了海鮮，大家湧向中艙的「金鸞殿」，坐在龍椅上，大過古代帝王的癮。由於想當帝王的人太多，我等了很久，才有機會登了基。國樂組女團員周素昭 and 許麗卿，她們自願權充我的后妃，端坐兩側，還拍照留念，我好不神氣！

### 洋人無禮搶我妃

我剛拍完一張照片，幕地，一個大個子洋人一把將我拾起來，一屁股蹣了我的「位」，且制止我的「后妃」離座。

我先一陣愕然，洋鬼子怎得如此無禮？他是千載一時，良機難得，想繼「五胡亂華」後，一過中國皇帝的癮。致迫不及待的，「霸王硬上弓」的迫宮，還強留下我的美麗「后妃」，一再合照不放。

當時氣得七竅生煙，要不是他那美麗的「另一半」向我含笑致歉，我真要醋火中燒，使出我的功夫，為「驅逐驕驕，光復神州」而大打出手。

海灣內，類似「海角皇宮鮮舫」的大船，尚有「太白海鮮舫」、「海上大會堂」及「好景禮舫」。有些香港人在大船上辦結婚喜宴，客人必須坐舢舨小艇赴宴。我想：我們台北的淡水河上，如果有人投資興建類似的大船，以吃海鮮作號召，相信生意必然興隆無比。

「香港仔」沿着海灣的山窩窩內，有廟宇、有攤販市場、有密擠的簡陋房舍、有狹窄的巷弄，居民頭戴一頂竹笠，穿黑色的中式衫褲，典型的中國南方漁村風味。因此凡來香港遊覽的洋人，幾乎都要來此領略僅存的純中國風味。關家倩主演的「蘇絲黃的世界」，曾以此一海灣風物作背景。

從香港仔乘車約十五分鐘，即來到深水灣，海灘呈弧形，長約百餘公尺，水深砂細，戲水人兒不見踴躍，惟身段窈窕的洋妞兒不少。

由於海水碧綠清潔，游泳技術較佳、勇氣較大或喜歡寧靜的人，仍然偏愛深水灣浴場。因海

水較深，為恐發生意外，灘上設有救生瞭望台，水上有救生艇。

有些生性活潑的男團員，看到沙灘上那些僅穿三點式泳裝的洋妞兒，或躺在沙灘上晒太陽、或在海邊漫步，姿色撩人。於是，他們建議希望在深水灣戲水，何領隊和我就心橫生枝節，婉言勸住。

### 燕瘦環肥飽眼福

灘頭的公共露天茶座，我最為喜歡，飲料價廉，最為舒適，眺覽海景之餘，還可免費欣賞洋妞兒爭奇鬥艷的泳裝，及燕瘦環肥的美姿。

但靠海灣的半山腰，新建的許多高樓大廈，破壞了此海灣的寧謐美。

沿着海邊又翻過幾個山坳，來到山環水抱的淺水灣浴場，這是香港居民最歡迎的美麗港灣，跟香港仔一樣，是觀光客必遊之地。

沙灘較深水灣長約十倍，至少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上，海水較淺，沙灘廣闊，安全的顧慮較少，故一般人皆喜歡這個地方。

它的東面有綿長的香坎角半島作屏障，西面有中島與深水灣相隔，出海口的前面還有一個南丁島，成了它的防波堤。於是，淺水灣即成了一個波平浪靜的美麗非凡的內湖。

我們在此一海灣內，拍照、遊覽，發覺它的人工美超過其天然的美麗。像這樣的海灣，在台灣至少可找出一百個，台北的野柳、高雄的西子灣，比它壯麗多了。

淺水灣酒店傍山面海，有草坪、有噴池，建

築是採西方鄉間別墅式。陽台上有餐廳，草坪上有座椅，在此喝飲料，眼睛可飽餐整個海灣景色。海灘的西邊是海景酒店，樓下有餐廳及冷飲部。整個沙灘上的帳幕，皆屬這兩個酒店所有，專門租給弄潮兒更衣及休憩用。

### 中國功夫不含糊

還有一家麗都酒店，在海灘東邊盡頭，其隔鄰是香港拯溺總會所，是一幢仿中國古代式建築物。室內天花板上，雕刻有一條栩栩如生的巨型金龍。最吸引遊客的，是室外那座高約十公尺的天后神像，面向海灣，注視海上任何災難的發生，彷彿一位盡職的海上救生員。

這一天因是久雨乍晴日子，海灘上弄潮兒有好幾千人，很多洋妞兒穿了比基尼泳裝，在沙灘上走來逛去，無非藉機賣弄她們美好的胴體。

海灘上的西洋小孩，最為調皮搗蛋。不知為了何故，他們捏緊沙包，像打雪仗般地圍攻我團年僅十五歲的女團員朱明玉。她本有一身好功夫，能輕易擊退他們，但她以中國人固有的謙讓美德為懷，不加苛難。

誰知這些洋小孩得寸進尺，氣焰囂張，不受感化，直把她逼到海邊，眼看浪花快要濺濕她的衣褲，她忍無可忍，才隨意施展幾手拳腳功夫，嚇得五、六個洋小孩飛奔而逃，他們嘴裡連呼：「這女孩會中國功夫，快逃命呀！」

從淺水灣後山翻過去，來到電纜車總站，然後排隊購票乘纜車直上「山頂」。纜車以四十五度的傾斜角度上爬，團員中如柯義仁、張克仁、

張玉龍、朱明華、朱明環、朱金桂、蘇能振、鄭永嘉、朱明玉、李淑雲等，故意站在通道上，來比賽平衡身體的定力，如非學習特技及體操的人，絕對站不穩的。可是他們每個人像意大利斜塔般的挺站着不傾斜，不仆倒，同車的洋人，都感到驚訝。

在山頂的纜車終點站，四層樓房，建築宏偉。二樓走廊上有好幾架自動收費望眼鏡，向右側俯視，港九景色盡入眼底。

### 詩情畫意環山道

尤其香港這邊的摩天大樓，沿着海灣排連一起，彷彿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只少了一個住在鬧市中心的海灘浴場而已。

終點站三樓，有小型超級市場、有粵菜餐廳、有紀念品賣店。頂樓是一家富麗而幽雅的咖啡廳，坐在廳內，可俯視港九夜景，是遊港旅途的莫大享受。

我發現香港人對「山頂」的稱呼不一，有的稱它太平山頂，有的稱它維多利亞峯頂，有的稱它扯旗山頂，不管怎樣稱呼，「山頂」二字足夠概括一切。

山頂上有公園、有餐廳、有訊號站、有無線電台。我最欣賞環繞山頂的環山大道，但見情侶雙雙，攬腰攜手，漫步山徑，海景山色，別有一番詩情畫意。

遊罷歸來，已近六時，晚餐後，急忙趕到劇場連演兩場，身體好累好乏，但每位演職員的心情是愉快的。

晚上第一場演出時，港九文化教育界人士卜少夫先生、吳俊升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均來觀賞。晚上第二場，有我的老友劉芳剛導演偕同他的明星夫人黃淑儀和小女兒來欣賞，他們對我團演出節目的驚險、緊張、幽默、風趣，讚不絕口。

翌日又是一個艷陽天。

上午十時半，何領隊景賢、女團員周素昭、許麗卿、夏台英和我一同乘車前往皇后大道拜會擁有四十多萬會友的蘇浙同鄉會，徐理事長季良接待，還請我們吃廣東茶點。

### 虎豹別墅匠氣濃

中午，香港航業鉅子曾紀老，邀請我們全體團員到他位在蓮花宮半山腰的別墅吃午飯。當我團車子駛經蓮花宮山脚時，發現香港有名的「虎豹別墅」即在路邊。裡面擠滿粗糙的樓台亭閣，及充滿匠氣的雕塑品；中國神仙的身邊，又站有西洋的裸女石膏像，看來「俗不堪耐」，宛如一位渾身掛了各色金銀飾物、臉上又塗滿低劣脂粉的鄉下婦人。

以蓮花宮作起點，車子喘着氣往上爬；左邊山腰有百十戶從大陸逃港的難民，住的雖是蓮草建築，門前種有綠樹紅花，雅潔有緻。尤其，他們的屋頂上插有旗竿，竿頂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些難民忠貞不貳、大義凜然的志節，令人肅然起敬。

這座山的右邊山窩裡，是香港的高級住宅區，每幢房屋式樣別緻，一看即知是現代建築技術和藝術的精巧結合。其中有一幢二層樓房的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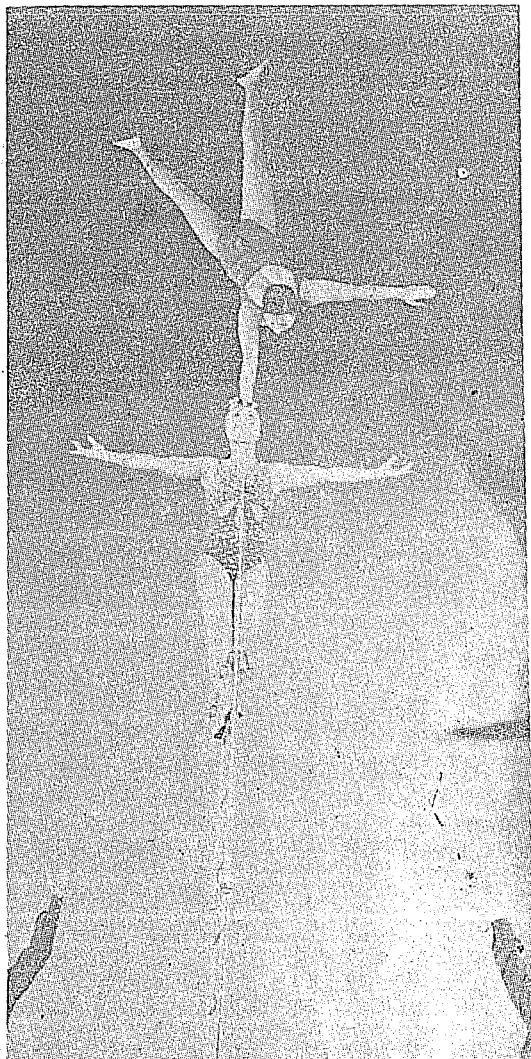
別墅，便是餐會主人曾紀老的住宅。

曾紀老為宴請我團，還邀請有十多位僑領作陪，坐在我身邊的一位文質彬彬的僑領吳俊升先生，他在二十年前即擔任我國教育部次長。不久前，他還擔任香港新雅書院院長，論他一生的事功，當然次長比院長職位高。可是，人們仍然呼他「院長」，在今天聽起來，似乎「院長」比次長更有親切感，更為動聽些，更為神氣些。

### 屢仆屢起曾紀老

和我同桌的僑領們，都有海量，他們在我這一桌找不到對手，乃到其他各桌找人「鬧酒」。男團員中能飲酒者，如朱金桂、蘇能振、巫明堂、柯義仁、林武、李坤山等幾乎都和他們乾過酒杯。我團的「酒仙」是張二教練，可算是他們的對手，他的名字叫「連起」，一連起來乾上三五杯，面不改色。我團領隊何景賢，飲酒很豪爽，但乾上幾杯，滿臉通紅的像關聖帝君（關公）模樣。我們的主人曾紀老，很熱忱，以最好的酒宴款待我們；他豪邁，幾乎向每桌的每一個人敬酒，客人乾杯，他就奉陪。他坦率，說出他一生四次重大失敗的經過，而每次皆與近五十年國家動亂的脈膊，息息相關。

這位富有傳奇性的實業家，他在初民所創辦的工廠，遭到北方軍閥混戰的炮火，而毀損殆盡。那時他年輕，很快又東山再起；誰知，蘆溝橋事變爆發，毅然拋棄家業，追隨政府隻身西遷。在重慶捲土重來，新經營的工廠，日夜加工增產，欣欣向榮；詎料，日本轟炸機的大量燃燒彈，



水淺港香在授教博昌劉者作文本為圖上  
。影留場浴濱海灣

妹姐珠火張、美春張團藝綜華中為圖左  
。[風雙梯高]的出演

又使他的工廠化為烏有。

### 半生心血付東流

光復後，又在黃埔灘興辦實業，正大展宏圖，毛共血淋淋的魔掌，又搶走了他的心血結晶；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慘重的一次失敗。失敗的責任，不在他個人，而是接二連三的戰亂害苦了他。

最近二十多年來，他在香港已奠定事業基礎。他對我說：除非毛共佔據香港，否則，他不致有第五次失敗。因為，他已在台灣大量投資，是台北中山北路國賓大飯店常務董事，就是毛共控制了香港，他仍可屹立不倒。

那天，他當了半頓飯的主人，即要匆匆離去，趕往啓德機場飛往曼谷；因為，他的一位親戚在曼谷去世。他向我們告辭時說：「……我要趕往曼谷料理一下，明天趕回來看你們的表演，我要四張票。還有……還有……。」

他乾完一杯酒，忙著跟我們握手；有人提議合拍一張照片，他揮手謝絕了。顯然，他對在搭機前拍照留念一事，有些忌諱。

他步出門口時，對我說：「劉副領隊！還有……還有……，我想起來了，明天回來時，還要看看我的馬，兩匹馬……。」我有些茫然，不知為何他老是提到看馬！（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